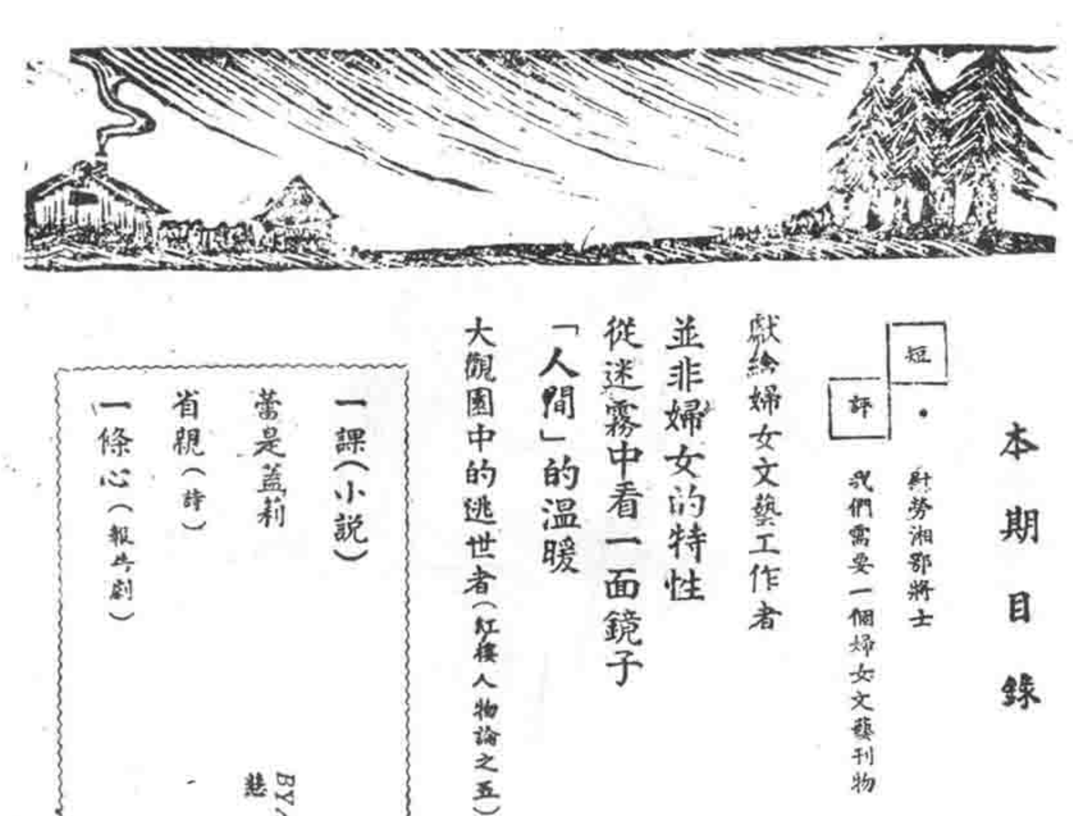


12 文藝專號



第二卷 第六期



本期目錄

現代婦女

第二卷第六期

民國卅二年十二月出版

重慶中一路一九八號附一號

主編　曹孟君

發行者　現代婦女社

經銷處　五十年代出版社

重慶新生路四十號

成都陝西街一百六十二號

分銷處　全國各大書店

預定辦法

一、優待直接訂戶，全年預收訂費八折五十六元

二、訂費收到即按期郵寄

三、郵費免收掛號另加

四、寄滿五十六元即行通知

本冊售價六元



慰勞湘鄂將士

·孟·

湘鄂戰爭在勝利的行進中，兩週以來充滿在人們心中的憂慮，今天以勝利的歡欣代替了。『慰勞湘鄂將士！』成了大後方人民的心聲。

湘鄂將士是值得後方人民以感謝之忱慰勞的。這次戰役雖只是一個局部的戰役，勝利也並非決定性的勝利，但在大家都感鬱悶，人們或多或少的懷着悲觀心理的今天，這捷音是一劑及時的興奮劑。它掃去了眼前的一些陰霾，鞏固了人們對勝利的信念！而且勝利教訓了敵人：企圖在中國戰場上獲得徼倖的成功是妄想，『中國是征服不了的！』同時它還告訴了盟國，我們不獨有決心，而且有力量履行四國宣言，擊潰日寇！

這勝利，實在是一個可慶賀的勝利，以英勇堅毅造成這可慶賀的將士們實在是值得我們慰勞的將士們！

各地都應慰勞，每個人們都應慰勞，我們應以我們所能貢獻的物品慰勞，更應以自己戰鬥的工作來廓清後方一些不應有的陰霾，來響應前方英勇的戰鬥，來慰安前方將士們的心！

我們希望勝利的消息不斷的到來，我們必須作積極的準備，靠自己的力量作全面的反攻，和同盟國擊潰納粹德國同時擊潰日本。只有靠自己的力量，才能爭取今日之真正勝利，也只有用自己的力量，才能獲得明日之真正獨立和自由！忠勇的將士們，我們在等待你們更大的捷音，我們在企盼着舉國祝慶的來慰勞你們的一天！

我們需要一個婦女文藝刊物

·先·

文藝，正因為它是生活的反映，所以它是一種銳利的戰鬥工具，我們必須要把握到這種有力的戰鬥工具。用它，我們反映出自己所親身體驗到的現實生活，暴露婦女生活的黑暗面，呼號出我們的痛苦，並且指示出我們戰鬥的力量和目標。同時，我們婦女也有和男子一樣的多方面的才幹，文藝才能也一樣，幾十年來被束縛着不能發展，必須培育這種才能使它充分的發展。因此，我們迫切的需要一個婦女文藝刊物。

它可以盡情地，明晰的反映出婦女多樣的生活；盡可能的培育婦女寫作者，鼓勵那些有才能的婦女不斷地忠實地寫作，闡發一些文藝的理論，方法，使青年女寫作者在習作過程中，更正確的表現出她們所要寫的東西，訓練她們的寫作技能。總之，它是我們現代婦女的一面鏡子，也是訓練婦女文藝工作者的操場。

我們熱切地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會有這樣的文藝刊物出現在我們的面前。它將使我們的聲音更響，耳朵更敏，眼睛更亮；並且在它的哺育下踴現出無數中國婦女文藝新軍。



獻給婦女文藝工作者

君玖

有人說婦女富於感情，宜於從事文藝工作，也有人爲了懼怕其它科學的繁難，而選定了文藝工作；今天又有人在反對提倡女子學文藝，爲的這門學問，不如其它科學有裨於社會；這都是把文學當做軟性的僅僅供人消遣的學問的看法——不過像社會上流行的那些低級趣味的，或是由於個人一時憤激，無目標地發發牢騷而已的這類文學作品，確是如人們所認爲容易而無裨於社會的學問。真正的文學是和革命運動的實踐分不開的，它是戰鬥不可缺少的武器，一方面，它是歷史的產物，反映歷史的現實，藉此去教育人們，使人們把握着歷史的發展的過程，凝眺時代的遠景，另一方面，它能指導社會走向正確的方向，因此，文學便成爲時代的前驅，社會進化的原動力。

如果說婦女特別愛好文藝的話，那就是爲了她們對於人生有着不可抒展的鬱悶，對於社會有着難於壓抑的不平，她們都在有意識無意識地追求發洩憤懣，舒展抑鬱，表達情感的對象，而文藝正是最真實，最具體，也最深刻地替她們寫出不平，使她們更意識地體認自己所感受的痛苦，還教她們怎樣去發掘人生的真理的工具，我想只有這個理由才是最接近現實的理由。然而不可否認的，婦女還沒有自己的文藝巨作。

文學所不同於其他科學，是由於反映現實的手法不同。文學藝術是以具體的形象表現真理，哲學科學則以抽象的概念說明真理，但文學藝術畢竟不是像鏡子或照相機一樣把形象反射出來，它是通過了作者主觀的感情和思想底溶解和過濾，任他選擇，淘汰，讚頌，輕蔑，熱愛，憎恨：一句話，作者是把自己對於生活底真實的評價作爲文學藝術的靈魂，惟其如此，個人所感受到的程度不同，所反應的情感也就有異，生活的角度不同，對於現實的觀察和分析也就不同，歷史傳統所加於女人的一切迫害，男子是永遠感受不到的。所以我們主張要婦女自己來創造文藝，以婦女本身對於生活真實的認識，寫出深刻感人的詩篇，把有同感的姊妹們導引到那美麗的天地里去追求人生底真諦。

在戰鬥的意義上說，婦女如果真想挺身起來活得像個人，非要有敢說，敢笑，敢想，敢打的勇氣與能力不可，現在我們所缺之的正是這些，一般從事文藝工作的姊妹並未把文藝當做戰鬥的武器，這兒有幾點我們想獻給正在從事文藝創作以及推進這個運動的先進姊妹們，藉以拋磚引玉。

第一，爲看寫作是實踐的另一面，不能與實踐分開。關門造車以及象牙塔里的文學已成爲過去的了，今天的婦女文藝工作者

，必須滲透到大衆婦女生活里面去，同她們一起呼吸，才能反映出她們各方面的生活動態，各種各樣的落後習慣與落後意識，表達她們真實的感情；因爲只有通過她們固有的感情，才能提煉她們底感情，只有通過她們固有的思想與習慣，才能誘導她們接同受新的思想與習慣，我們的文藝工作者要以大衆婦女的生活爲寫作的泉源，只有這樣才能創造出無窮盡嶄新的文藝作品，也只有婦女大衆的精神結成一體，才能有充實的文藝內容。

第二，要有正確的世界觀與人生觀。文學的任務固然在具體形象地反映現實，然而不能停留在事物的外表上，還必須深入到本質里面去抽出真正的真實來，然後將這真正的真實體現於形象——人物性格與典型之中。讀者則由具體的形象之中去瞭解生活底真實，以瞭解生活底真實去領悟作者底思想，然後把這思想溶化成自己的思想，在自己的生活中實踐出來。這便是由反映生活至使讀者認識生活和預見生活直至變革生活的全部過程。這種以藝術手法達到哲學任務的文藝工作，不能不有它的正確準繩，這正確的準繩，便是作者自己的生活立場與哲學觀點。

第三，技術的修養。文學與其它科學主要的不同是將真理體現於形象，所以描寫的技術是有決定的作用，假如一個作者不能運用優越的描寫技巧，那末，即使他有多少正確的思想，多少豐富的感情，多少珍貴的真理，都不能爲讀者所領悟，當然也不能成爲優秀的作品，可知描寫是創造形象的文學技術底一種最基本的手法。

第四，廣博的科學知識。一個文藝寫作者，不僅要有豐富的生活經驗，而且要有廣博的各科知識，因爲文學是反映現實的，而現實是包括社會各方面形形色色的動態，人事間各種錯綜複雜的關係，自然界的各種運動變化，作爲人類靈魂工程師的文藝寫作者，他如果對於宇宙萬物底變化發展漠無所知，那末他所創造出來的也必是殘缺不全的死靈魂。尤其是他自己所創造的人物必須是他所深知熟悉的，比如托爾斯泰寫「復活」，他不僅熟悉都會里權貴們驕奢淫逸的生活，也知道有甬道的監獄里，白天至夜晚，囚犯們怎樣生活，他不僅清楚法官辯護士們的真實面具，而且也熟知法律條文。如果不留心其它科學，寫作範圍便受了限制。

第五，要培養大衆婦女執筆寫她們生活底真實。這是完全可能的，她們有的是豐富的生活經驗與追求真理的熱情。我們看蘇聯的一個運輸女工，諾維科娃·瓦辛佐娃，她幼年壯年的生活都過得十分陰慘，不曾受過教育，到了六十四歲才開始學習寫作，竟然寫成了一本有名的小說「瑪林金的生活」，當她看到自己作品問世的時候，簡直連她自己都懷疑起來了，下面是她忠實的自白：「我看到我自己的小册作品，我不相信是我寫的，我便翻開我的稿子和雜記，唷！是的這是我的殘稿，我的小册作品簡單得沒有一個智慧的字眼，不過它却教會了無知無識的女子。當我開始寫作時，桌上有稿紙，手里有鉛筆，我的鄉村生活和工廠生活便在我的記憶中，像條長狹的道路，像條當時生活所必經的雜亂黑暗的道路；充滿了咒駡，凌辱和辛酸的婦女眼淚，一幕幕地經過我的筆底，我不管好壞直往下寫，所幸錯誤不多，我積極寫完「瑪林金的生活」。我相信我們中國也有千千萬萬的諾維科娃·瓦辛佐娃，潛在農村里，潛在下層社會里，這是一支等待我們去發掘去培植的力量。

在這政府號召提倡民族文化運動的當兒，我們謹將以上數點拙見獻給我們的文藝工作者。

並非婦女的特性

何誠

說「婦女特別愛好文藝」，是不合事實的罷，至少，我看不到一切婦女都有這種「特別」的現象。但大抵有人這樣相信，尤其據說有些婦女——當然是能夠看書以至能夠寫文章的所謂智識婦女——確實是如此，而且她們自已就這樣地確信，還相信到今也如此，以爲這是「婦女的特性」云云。

但我想，有些婦女「特別愛好文藝」，也許是事實，並且這也是非常可能的。可是，如果說這是一切婦女的「特性」，則不僅婦女的「特性」未免太多，而且關於婦女，對於文藝，都可能保有不正確的理解。第一，所謂文藝，倘若不是指的什麼「獸性的文藝」之類的東西，而是正常的真實的文藝，則文藝讀物是和科學——社會科學及自然科學——讀物一樣，是人類社會的正態的文化生產，爲我們日常的「精神糧食」，在理在學都決不會像愛塗蔻指甲之類，是病態的社會之病態的現象那樣，爲某類婦女——或者說大部份上層的消費者社會的婦女——所「特別愛好」的罷。自然，在實際上，除了專門研究或創作的人以外，一般人也大抵比科學書籍更多讀些文藝作品，但這大概因爲文藝是更具體地，並且藝術地表現人生，它能夠教人們在使人感動的詩的美的天地裏去接觸人生的緣故，是自然的，也並沒有不健康的地方；同時人們也一定還在讀科學的書籍，從科學的真理去理解人生的。其次，所謂「婦女的特性」，究竟是怎樣的「特性」呢？有些人到現在還在說「女人特別愛好廚房」，或者說「女人的智力天生不及男子」之類的話，想將因爲經濟和社會地位的不平等而造成的婦女的一般的落後，都歸因於生物學的條件，反而美其名曰「特性」或「天性」。甚至有些新式的婦女，也忽然不自覺地被一些不懷好意的「讚美」女性的妙論所迷惑，有如自稱有科學頭腦的「新人」們，忽然相信起鬼的存在來一樣，覺得她們自己的身上確有不少的神秘，忽然這也「特性」，那也「特性」起來。——其實，她們是被騙，而又在自己騙自己的。我們自然不應也不會抹煞婦女的「特性」或「天性」；如「母性」及母性的任務等等，並且爲着它的最高最美的發展而在爭取着理想的男女完全平等的社會之實現；但談到文化的工作和享受，却並沒有男女「特性」上有如何「特別」不同的根據。例如說到從事文化工作，則男女是一樣，有的趨於科學，有的則選文藝，都隨社會需要和各人的志願興趣等條件而定，其中並無滲進男女不同的條件之必要。

然而愛好文藝決不是壞事情，所要注意的是怎樣地愛好及愛好怎樣的文藝，尤其那「特別」的「特性」是從那里來的。

我們就看得明白，由於有各種謬誤的見解，更由於現在社會，在一切方面婦女都還處在比男子更低下的地位上，不但容許一切種種對婦女不利的謬見存在和流行，而且更要使婦女在智力和精神的種種方面都有「特別」的發展，尤其有「特別」的停滯。事實上，確實也如此。例如由於舊社會的崩潰日益顯著和廣大人民的奮起戰鬥，下層廣泛婦女的奮鬥意志和求知慾

特別地強烈。但相反，由於上層消費者社會的普遍的腐潮，上層婦女的精神生活是完全腐敗和空虛的，她們除了奢侈、荒淫、頹廢和愚蠢化以外，便什麼也沒有。同時，一般地停留在中層社會的一些智識婦女和所謂職業婦女，在種種的文化和思想的影響之下，尤其在社會勢力和實際生活的重重積積的壓迫之下，有的固然在繼續奮鬥着，發展着，有的也就疲勞、停滯，甚至顯明地在倒退了。在新文化運動的領域上，也是一則整個婦女運動現在主要的還只限於婦女文化運動的意義，二則浮在上層的婦女運動所佔領的新文化的基礎自然又是特別地單薄。其實，所有一切都依然在使婦女處在不正當的特殊地低下的狀態裏，我們還是依然從社會的觀點去看罷。

我想，比起一切婦女來，有些婦女「特別愛好文藝」，當然可以是事實；我們就知道，比起中年老年人來，在我們現在的中國，青年必就「特別愛好文藝」。但如果連青年婦女也包括在內的所說的青年人，所以「特別愛好文藝」，是因爲他們對人生對社會都更有熱情，在追求着新的理想，而自五四以來的新文藝又恰正代表着新思潮新人生觀的東西，同時他們也一定還在研究着社會科學，——如果是這樣，那麼，「愛好文藝」便不是婦女的「特性」，但首先是時代的「特性」了。這時代的「特性」，意義便比任何都大；從這時代的「特性」去認識，婦女不但能夠認識真真的自己，而且也更明白那里纔是問題的所在。例如說有些婦女「特別愛好文藝」，假如她們所「愛好」的是什麼「軟性的」東西，又假如她們還認定自己是在這上面有什麼「特性」的人類，那麼她們的「特性」，雖然一說穿就不會怎樣自傲地堅持的了，依然是時代的「特性」，社會所給予的一種病。看罷，如果因怕「硬」而愛「軟」，那麼「特別愛好文藝」，爲什麼也不可以是「特別」不「愛好」社會科學或自然科學的事實之反映呢？何況「婦女是特別富於感情的，婦女需要安慰」之類的話，我們常常聽到，而照現在的社會情形看起來，「特別愛好文藝」這句話也最可能含有智識婦女的精神上的「悲劇」，同時也是「逃避」的意義。事實上，婦女讀書界迴避所謂「硬性」的科學、歷史、經濟、政治等知識之稍爲深入的探求，同樣地迴避有重量的文藝之接觸，也是可以看見的現象；而實際的社會生活也到處給婦女以精神上的創傷，有些人便不能不顯出了脆弱和倒退，想到文藝上找「安慰」還算是好的了。但不論由於智力的低下，或由於感情的「脆弱」或「空虛」，而趨於精神上的輕鬆和安逸的追求，就常常不能再有戰鬥的態度去追求人生，不但要淺薄起來，甚至不免因此而低級化，說到文藝，也自然很容易去接近膚淺的和所謂低級趣味的東西了。但是，如果這都是事實，則這種時代的特徵，使不但說明智識婦女們也一樣依然在社會的重壓之下，而認識她們自己就首先須要認識一切的壓力，而且也指示給戰鬥的婦女們怎樣從自己的身上也可找出有歷史和時代的根源的強毅和軟弱之點來的罷。

婦女不能不有自己的「特性」，更不能不有她們的戰鬥的特徵，但這越在她們的社會的地位和時代的矛盾上去看，便越明白。如果某種女人正在從什麼找「安慰」，那麼某些智識婦女，突破一切困難，探求着科學和文藝的堅實的真理，以及那些從下層勞動社會出來的新的女戰士，剛學會了能夠看書，便硬着頭皮貪讀着社會科學和文藝作品，正是當然的。

夏衍

從迷霧中看一面鏡子

——幾個現代劇中所反映的婦女問題

小時候跟着母親看戲，我是最討厭哭哭啼啼的青衣戲的。童年耽讀彈詞，那些被寫成「完人」的端莊貞淑的太夫人們也祇引起了我的反感，起初我以好奇的眼光追尋着孟麗君，皇甫長華這一類奮叙而冴的英雄，但是當她們「中狀元」，「拜相」，「恩賜完姻」之後，一日之間一百八十度的向後旋轉，擁護多妻制度，自甘於妾媵的地位，於是而又使我嗒然若喪，感到不解，青年時代的頭腦裏充滿了空疏的幻想，我曾對於那些有意無意地違反所謂「婦道」的女英雄們寄與了同情，覺得祇在她們反常的大胆行徑之中，才殘留着作爲一個平直的人所應有的人性，但是，幾年之後，讀了一些外國名著，看清了一些社會現實之徵，覺得這些「叛逆的女性」祇不過是千萬人中的一二個特例，潛伏而還有能力反撥的這一點靈魂深底的叛性，實際上早已經不在我們周遭的女性們心中存在，於是而心機一轉，而覺得那些有氣無力地生活在眼淚和悲嘆中的千萬個平凡的女性，倒是真真值得悲憫了。我讀那部駢四驪三的鴛鴦蝴蝶派小說「玉梨魂」是在參加了五四運動之後，但我不想諱言當時曾對這位被千百年的枷鎖磨盡了反抗的意志，而終於在悲劇中終場了的未亡人，流了稚氣的眼淚。是新的時代，是新的中國了，賽先生和德女士，也已經被介紹到我們青年男女的頭腦中來了，可是，有誰能否認因襲的重担，還緊緊地壓在我們的肩上？加德林娜和卡丘莎的悲劇一定要在十月革命之後，才會消失，讀「靜靜的頓河」，我們不是也還會替那可憐的亞克雪尼亞流淚嗎？聖西門說「看一個社會祇要看這個社會中女人所處的地位」，尼釆說「女人是我們的鏡子」，那麼讓我們通過阻障視線的漫天大霧，來看一看反映我們自己的鏡子，也許或多或少的可以看到一些我們所處的是怎樣一個社會吧。

★ ★ ★

還是砭骨的冬寒。

這古國的原野上，還蓋着白雪。

春來得那樣的遲，——不，也許該說得恰當一點，春是來了，而我們卻還在長夜中遍着春時。

無窮盡的悲劇在反覆上全民族的半數在黑暗中甘受着二重三重的束縛，千萬善良而又有一點才能的女子，在飲泣、諂眸、自棄、和無爲之中消耗着她們的生命，——這，不是像不爲任何人注意地生滅着的虫豸？可是，終於是春時，終於是二十世紀的四十年代，蟄虫也該是感到春意的時候了。傳遞這春之氣息的也許不是空氣而是以太，讓我們看看這迷糊的鏡子，不是達密封自國到不通空氣的地方，也隱然透露出生命的火星了嗎？抗戰是驚蟄的春雷，地層下的根芽也漸漸的感到了溫暖，屍骸在施肥，血在灌溉，在我們現代人筆下描畫出來的，不是

連我們祖母年輩的老母親們，像「等太太回來的時候」（丁西林作，三幕劇）中的太太，也意識到國族重於家族，超過了「出嫁从夫」的古舊意識，當她明白了自己的丈夫是一個覥顏事敵的漢奸，父子間的糾葛是屬於賣國者與愛國者之間的爭鬥的時候，她不是出於子女們的意想之外，斷然的拋棄了慣居的家庭，而開始向戰亂的「內地」尋覓「心之所安」的流徙了嗎？

是的，民族解放戰爭，正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心靈的地震」的震源所在。所在有遠近，震幅有大小，因之從各種不同的性格和環境中的女人們心中可以引起各種的反響，但，有誰能拒否這巨波的影響？有誰能置身於戰爭的事外？時勢所趨，俗尚所好，劇作者的筆，是會常常接觸到一些不足道的，永遠被正人君子們認為有毒害的所謂「蛇」一般的女性的，*Vampire*，交際花、娼婦、……這一型人，在前時代人的筆下，常常是被描寫為「不足以語天下之大事」的屬類的，但在今天，莫怕桑筆下的以更率直更真摯的「人」的品性來愧死了當時貴婦人們的「脂肪球」型的女性，也開始在我們舞台上出現了，靈芬「一個身份不明的女人」（宋之的「祖國在呼喚」的女主人公），平日是「喜歡舒服，愛打扮，隨便花錢，生氣罵人，為興喝酒，沒有一樣不是為了自己的」，可是，當她發覺了平時佚奉她，諂媚她，乃至企圖利用她的對手是一個「漢奸走狗」的時候，她便不再「為自己」着想了，在「祖國在呼喚」中最初用粗魯的言語和全生命的憎惡來對付了敵偽奸細的，不是徘徊和苦悶在愛慾中的宛輝（同前另一女主人公）而是一個自暴自棄的被人賤視的女人，這是一件富於暗示的事情。年青的靈魂也許比沾污了的軀體還要難於洗滌，在另一個劇本中，真心的同情於愛國志士而終於使汪逆走卒感到了羞愧的，不也是一個沒有知識沒有身分，平日不為人們所齒及的娼婦麼？（夏衍獨幕劇「娼婦」的女主人公）。

當然，從比較有「身份」，可是在平時很少會感覺到自己是一個受難着的中國人的女性中，我們就可以發現到在表現上比較明顯，而在基本上比較的脆弱的另一種形態的愛國的激動。去年霧季上演的劇本中，使我們很奇妙地發覺到舉凡接觸到抗戰的劇本，「愛」已經不是唯一的不變的主題。是的，夏宛輝（「祖國在呼喚」），梅萼輝，史硯芬，（「杏花春雨江南」），任蘭多（「長夜行」）這些纖弱的知識份子女性都在為着戀愛問題而苦悶，但，不約而同，　甚至連知識水準比較低一點的梅漪（「水鄉吟」）——不都是為了更大的更崇高的對國家民族的愛，而犧牲了她們的自我嗎？夏宛輝最後的一句台辭是一個「走」字，離開淪陷了的香港而回向祖國，表面上看也許克恭的死才使她得到了愛的羈絆的解放，可是真實說，問題是在克恭死前已經解決的了，梅萼輝在抗戰的前線療治了心底的創傷，獲得了新生的希望，而她的一個好友史硯芬，卻在並不露在表面的寂寞中自我克制了。自我克制，是的，對於「私人事件」的自我犧牲，克制，這種高度知性發展的表現正是我們現階段知識份子女性的可貴的，——但也是富於悲劇性的一面。史硯芬對俞僚的悲劇，不也就是揚愛宗對劉浩如（夏衍「心防」中的男女主人公）的悲劇麼？自然地呼着「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的歌曲，帶着笑，不露痕跡，若無其事地清算了一種介在於友愛和性愛之間的「心底的糾結」，這正是現代中國知識女性的一個特徵，我們相信史硯芬和楊愛棠

幽笑，是和梅濟的笑是有着同樣分量的苦痛的。

從這觀點推論，步伐更堅實的另一個可敬愛的女主人公——丁大夫（「蛻變」），最使人感動的場面不在她對官僚院長的正面衝突，而在她不忍為自己骨肉施行手術的那一個場面。作為一個醫官，作為一個母親，一個平時堅強的人遇到了自己所不能克制的脆弱，一個平時理知的人遇到自己所不能御制的感情，這不是比鐵火相搏的戰爭更慘壯的靈魂的戰鬥嗎？丁大夫，一個新中國的女性，終於咬咬牙，把這苦痛忍過去了，她的戰勝了，這是理知與感情經過了鬥爭而統一了的境地，她的感情，已經不是我們祖母輩，母親輩的女性的情感了。

不必說，我們不能單看浪潮的頂點。有些地方有些人，受到的恰祇是這時代巨浪所能輾轉傳到的一線漣漪，一脈微動，誰能說微動就等於靜止？把時代再推回丟一點，在五四之後，甚至在「光復」之前，從閨閣千金到小家碧玉，瑞貞（「北京人」）要出走，愫芳（「北京人」）的眼睛仰望着天空，不是雄可憐的丫頭鳴鳳（「家」）也會用死來表示她的意志了嗎？「風雪夜歸人」中的逸春，也許不會有什麼學問，可是她的意志，不是表示得更明顯麼？人，是永遠永遠地期待着一種「被當作一個人」的待遇的，一個被作踐的靈魂偶然自覺到自己在受作踐，再不幸而遭遇到同樣的在受作踐而不自覺到自己所處境遇的一個靈魂，於是而悲劇出現了，兩個靈魂訴說了衷曲，一個把「人」應該把自己當作一個「人」的道理告訴了另一個時候，正像天上「永遠不會相遇的兩顆星星」相遇了一樣，兩個寂寞的靈魂相依傍了！走，這是素朴的念頭，素朴的反抗，可是當這反抗失敗了之後，二十年的漫長歲月，不是這兩個都用長期的沉默的反抗來表示了他們的心的契合嗎？

我們相信，我們的鏡子的位置是在漫天大霧之中，所以反映出來的祇是有幸福可能被作者們所注意，所容許表現的少數中的少數，不攝開這表層，現代中國的真實是不可能呈現的。反映出我們所處地位之真實的，怕不是這些人，而是另一種不加修飾的人們的面貌吧。無聲的大羣，正在默默地行進。當無聲的開始說話，而我們有幸福傳達她們的言語的時候，我們的鏡子，我們的舞台是會改換一個模樣，——是會有另一羣新的登場者來扮演新的角色和性格的。

祇要冬深，春光是不可能吝嗇的，蟄虫在蠕動，已經是風信子在積雪下準備發苗的時候了吧。

本刊自三卷起聘請

史良律師
林耀香醫師 担任 法律 醫藥 顧問

希望讀者諸君踴躍提出問題當詳為解答。

冶秋：

「人間」的溫暖

★…★…★

——在我們靈魂和頭腦之中，有多少好的東西，有多少人性的東西，我們必須把所有的一切，表現在生活之中——

——高爾基自語

★…★…★

高爾基描述他幼年所經歷的「人間」，是如同在這爛雨天的黑夜裏的行旅，有多少泥濘，多少陷坑，多少像澆上油的石頭，多少淋透了一切的雨點？跌倒了爬起來，爬起來又跌倒；可是，前面有着燈火呵，時間也會帶來晨曦呵，然而，那時的他，還不能完全意味着這黑夜的前途，這黑夜的盡頭，假若「人間」沒有人給予一點溫暖，一點火光，也許會跌在一個山澗里，永遠爬不起來吧？也許厭倦了這樣的跋涉，蹉伏在那個黑暗的角落里吧？——我們看看有多少人生的旅客，就這樣在中途倒下了；雖然，我們的高爾基是那樣倔強不屈的流浪孩子。

所以我們在「人間」這本書裏，看到多少醜惡、髒污、叫罵、迫害，欺凌、蹂躪、自私自利，騙人騙己的「人間」諸像；然而我們也看到美麗、溫柔、光輝、慈愛、和剛強的鞭策，人間的溫暖。

這兩相交織的人間中，高爾基由前者更加強了他的厭惡，反抗；而由後者中，取得燈火，取得慰安，取得黑夜旅途中的愛撫，使他在冷酷的人世裏，看到善良，接觸了溫暖，更有勇氣的向前途邁進。

這裏，我祗復述着幾位善良的女性，對於高爾基的流浪兒生活中有着怎樣熱烈偉大的貢獻。

誰都知道高爾基有位倔強而慈善的外祖母的，這位老太太『生就一個圓圓的龐大的腦袋，和一對巨大的眼睛，有一個柔嫩滑稽的鼻子，全身是黝黑的，柔軟的，而且很有趣的，她說起話來，是很懇切流暢的。走起路來是輕便的，靈活的，很像個大牝貓。』（見另書高爾基自述語）

外祖父是個蠻不講理的老頭子，後來因為放賬，把僅有的一點錢敗光了，於是同他的老伴分了家，只給予這位老太太一些破盆爛罐，而她坦然的承受了這點所謂「財產」，以她的勞力去換取衣食。

當高爾基在鞋店當學徒的時候，燙傷了兩手，住在醫院里，正渴盼着外祖母的來臨，她卻適如他所盼望的來了，把他接出了醫院，回到她小小的破落家里。

這時復活節快到了，在她艱苦的生活中不知怎樣節省的一點錢，去拿「偷偷的布施」，在半夜里，她悄悄的叫起高爾基：

『你去麼？替人家盡着力，手也好得快點……』

而她緊握我的手，像牽瞎子似的在黑暗中牽着走。是黑暗

隔潮濕的夜如風寡絕的秋雷，像河中的湍流，冰冷的砂石滴着似的外祖母偷偷走近窮人小屋子的窗子口，畫三次十字，每個窗口放上一個五哥貝和三個小麵包，仰頭望一望沒有星影的天空，再畫一次十字，並且低低的說：

・天上的聖母，普救萬民，在您的面前，我們都是罪人呀，親愛的母！」

「有錢人不想念上帝，

也不顧可怕的裁判，

不把窮人當朋友和兄弟。

他一味搜刮黃金——

這黃金呀正是地獄的火！」

她說：「這話真不錯，人們互相友愛，上帝是一視同仁的！我是多麼快活，我又和你在一起……」

高爾基這晚就在散了十二次布施以後，外祖母累了，她在把賸餘的麵包餵着一隻半路跟來的紅毛餓狗，在一個人家的門口坐着，他靠着她溫暖的身體，睡着了。

他死了父親，失了母親，而他有着一位這樣仁慈的外祖母呵。

然而她不但給予他仁慈，也給予他剛強；當高爾基同一羣孩子在爭論死了的獵人加里寧能不能夜間走出棺材的問題，後來就打賭誰能在棺材頂上過一夜，就給一個盧布，一個孩子懦怯的溜走了，出錢的壞孩子就訕笑的說：

「你們這班人，有這種膽，不要臉的，……自己還當是這街上的好漢啦？……」

高爾基憤激了，因為這個壞孩子華留克常常嗾使小孩子幹壞事情，讓他們吃虧，而且把針放在麵包里餵給高爾基的狗吃。他便說：

「給我一盧布，我去……」

這華留克一面笑他嚇他，一面把盧布給柳特米拉媽，她拒絕了，他更加嘲罵，好像高爾基沒有人敢擔保的樣子，高爾基便決定不要他的錢也得去，正在這時候，他的外祖母來了，知道怎麼回事以後，就拿了一盧布鈔票，滿不在乎的對高爾基說道：

「穿上外套，帶一條毯子去，早上要冷的……」

高爾基在書上寫着：「她的話更加強了我沒有什麼害怕的信念。」

他就在棺材頂上受了一夜的試練，當天快要明的時候，他睡着了。外祖母來才叫醒了他：

「起來！沒着涼吧？——唔，害怕麼？」

「害怕呀，可是別對誰說，別對孩子們說！」

「為什麼別說？」她詫異了：「即使不害怕，也並不稀罕。」

回家去，路上她慰勞似的說：

『什麼都得自己親眼瞧見，小鴿兒，什麼都得自己知道：……自己不想學，誰也不能教的……』

他們一同在森林去採藥草、草菓、核桃、松蕈的時候，外祖母看見一匹狼站在她旁邊，起初以為是狗，後來看出狼牙來，她在一驚之後，就平靜的向狼說着：「你是狼麼？是狼就跑開，……好好兒去！」狼就跑開了。

有一次高爾基正在樹上摸松鼠窩，被獵人打鳥的散彈在他

右邊身上釘進了二十七顆，外祖母用針爲他挑出十一顆來，看他很能忍痛，大爲高興。

「好孩子，」她誇獎說：「能夠忍耐，就能夠成功！」

其餘的好多事情，不再重舉了。後來這位老太太在教堂外面的石階上，當施捨的時候，從石階上跌下來，把腳損壞了，到第八十歲以壞疽病而去世。高爾基在另外的自傳中寫道：

「我終生終世都要用愛情和尊敬的感覺去紀念她！」

× × ×

現在我們再舉出另一個女性：是戴縫太太，高爾基從她這里獲得許多書本的人。

她是位嬌小的跟小姑娘似的一位太太，「她跟女學生似的抱着一個用皮帶束着的書包，小小的手上戴着手套，顯着自由自在，快活摩登的英爽的樣子，鳥兒一樣的臉孔，眼睛閃動得快速，全身裝束美麗，好像供在梳裝抬上的瓷人兒。」她因爲醉心書本，所以不會管家務，連牛肉豬肉也分不清，買芹菜能買來了山葵。

一些軍官們寫信去求愛，背地里說了許多污穢鄙猥的話，高爾基忍不住抱着滿腔的同情，來見這戴縫太太，勸她搬家，以離開這醜惡的環境，她對這冒昧的孩子來訪、沒有摔過茶碗來，且予以欣喜的接待，和衷心的感激。因之使高爾基也生活在歡喜之中了。他對她得到一種深刻的新印像，一好似早晨的曙光湧現在我的眼前。」

之後，他又十次的往訪，借來了一本黑皮的克莎維萊·香·蒙得賓的小說。「守衛當中對微猴藏著」絡說，明白的顯出了對人與惡人，後續的火焰上會說愛的一會兒恨，全神灌注的藐視著人們錯雜的命運。而且使人完全忘記，這發生的事件是紙上的東西，急躁的想去幫助這個，阻礙那個，終於更加變得波瀾重疊，上天下地什麼都忘掉了，在這一頁上，因在歡喜的感情中，到第二頁上，眼睛裏又蒙住了悲憤的眼淚。」

這時高爾基正在他外祖母的妹子家打雜，老太婆以及主人主婦都爲他點燈熬油來看書本，吵罵過他好多次，以後又動手撕毀他的書，然而他還儘可能的偷偷的借，又偷偷的在看，後來終於在一次毒打之後，他允許不經告老太婆來取得借書讀書的自由。他於是讀了大仲馬，彭孫，台·推個拉里，蒙待賓，柴孔內，迦波里亞，愛瑪爾，白葛培之類厚大的冊子，又讀了龔古爾的「塞姆剛諾兄弟」，她更借給他一本葛林維特的「一個小流浪者的實錄」，他更加高興了，有些頁子，他能兩次三次的讀着。

「看了這書，才知道在外國，也有過着這樣艱苦的生活的少年！那麼，我還有什麼悲觀呢；我的生活雖然悲慘，到底還不致悲慘到書中的程度。」

接着他又看了巴爾札克著名的小說與蘇尼·古蘭台。在這樣所謂「好的，正當的」書裏，他獲得更大的歡喜，而這樣的書，已超過戴縫太太所有的範圍，她正當這時也就突然的不見了。

高爾基這時雖在文學作品的理解上，已超越了她，可是對她過去一段「食糧」的供給，仍然懷着莫大的感激之情，而滿想着有再見她一面的機會。

一位黑眼睛的青年女人搬到他主人的樓下了，這是位「漂

亮的美好的樣子蘇醒了，縱使綴著露珠很美的，悅耳的聲音，驕傲地抬著頭，故意把腳蹄踏著很好似別人不注意得很遠，不太難得滿身的模樣。」她每天騎著馬出去玩，穿著黃皮的馬靴，登著馬夫的膝頭，聳身上馬，那姿態是使高爾基覺得「纖纖得稀罕」，……對她「無論什麼時候見到，都跟初見時一樣，常常使人心中洋溢著一種陶醉的歡喜。」他於是以歷史小說中美麗女主人的稱號——瑪爾歌皇后，來在心裏喊叫著她。

後來以這皇后的可愛的小女孩的關係，他們相見了。最初她是喊他「妖精」的，可是很快之間，曉得高爾基是個好看書的孩子，她就欣喜的借給他一本梅雷契爾斯基的「被爲堡的秘密」，他不能滿意這本書，她於是又借給他一本皮裝的普式庚詩集，高爾基一口氣讀完了，高興得簡直要瘋狂，像：

「這兒，一條不識的路邊
留着沒見過的獸跡」

這樣的句子他反覆的吟誦着。他說：「這漸漸使我變了一個幸福的人，使我的生活變成了光明而快樂。詩，好似新生活的鐘聲，在我的生活中鳴響了。啊啊，真是多麼幸福呀——一個人能夠念書！」

當她去還書的時候，皇后問起知道不知道普式庚的事跡，他本是知道一些的，可是願意再從她的口中聽到，她就講出普式庚的生和死，然後，就跟春天一般微笑着，問他：

『愛女子有這麼危險，你明白麼？』

『雖然危險，可是大家都愛的呀——就是女子自己，不也是常常爲此煩惱麼？』

她那倒像驚異似的向我看了一眼，很鄭重的說：『啊喲，你倒明白這個？所以更加危險啦，望你往後不要忘記了這話！』」

從這里他又讀了「保爾綠綠的歌」，亞克薩珂夫的「家庭雜記」，像圖諧集「林中」，以及「獵人日記」，葛萊平加，梭羅古勃的作品，威內維契諾夫，與杜葉夫斯基，邱采葉夫的詩集。——他每一次從皇后的屋裏拿了新的書走上樓的時候，「簡直好似在內心中洗個大澡。」而且爲了讀過這些書，使高爾基對人生更有了確切的信念；

「在這地上我並不是孤獨的，所以我決不會被人毀滅！」

這瑪爾歌皇后，是一位淪落的貴族寡婦，她的屋裏並不多整日有客來，在這城里師部的一些年青軍官，總是環繞在她週圍，她也使高爾基看到她同一位軍官睡在一個床上而苦惱或嫉視過，而她的靈魂是靜潔的，光輝的，不似一般貴族婦女只有一付華麗的軀殼，所以高爾基有時幻想：倘若在那裏找到寶物，都奉獻給她，使她立地變成富人；又想假若自己是「史珂保來夫」，一定跟土耳其再開一次仗，取了賠款，在與乾珂斯城最中心的地方，造一個宮殿給她住，現在叫她住在這樣的地方，只是被人說壞話，造污衊的謠；趕快離開這城市，離開這房子吧！」

可是在瑪爾歌未離開這房子的時候，高爾基卻爲着人家污他偷錢，主婦把他摔在地上，他本是把撿起的一隻錢袋，馬上還了失主的，而失主說裏面的錢沒有了。高爾基背着這樣的寃屈，在許多少罵侮蔑的聲中，他想瑪爾歌皇后聽到這事會怎樣想他呢？他又怎樣去在她身前去辯白這難堪的不名譽的事呢？

他終於沒有得到這剖白的機會，離開這罪惡的家了，祇是在臨走的時候，悽涼的向皇后的小女兒告別道：

「你對媽媽說，哥哥心裏非常感謝她，你替我對她說麼？」

「我說我說！」她柔和地笑着，答應我的要求：「那末，明天再會麽？」

這個可愛的小女孩，是非常喜歡用着「明天」兩個字的，她那里曉得「明天」高爾基又走上流浪的旅途！

× + ×

這三位善良的女性對於高爾基幼年生活的影響，實在是非常大的。外祖母，給予這孤苦流浪的兒童以無可衡量的仁慈，親愛，和剛強，並教給他怎樣忍受人世的折磨，以達於成功，她本身就是這些優美的人性溶鑄而成的聖母，雖然她眼老望着上天，祈禱着天上的母保佑，而她聖潔的光輝，實在是普照大地的，我們看那「偷偷的布施」，是如何偉大人類之母的性格？

裁縫太太，在那小小污濁的角落里，被人玩笑，被人嘲識，被人侮蔑，而她有着渾厚的性情，有着心靈寄託的方向，且將這方向指給一個貧苦的孩子，使他在這污濁的地方，取得花菓，這難道不是一位難得的善良的播種的人嗎？

瑪爾歌皇后，不但面貌身姿舉動是那樣的美麗，她的心地，她的靈魂更加美潔；不但她爲這貧苦的孩子，拿出豐饒的食物，且以她那高貴的臂膀，擁抱這醜陋骯污的流浪兒，使他得到溫暖，得到人世的歡欣，更得到前途的燈火。

她告訴這貧苦的孩子：「應該讀些俄國的書，應該知道俄國自己的生活。」她讓他「好好兒用些功」，她絕不像一般闊太大似的忽視了這窮孩子的存在，也不以自己的不堪（她本身總是一個沒落的貴族）來阻礙別人前進的路，她真心真意的鼓勵着他，盼望着他，——這是多麼令一個被人東踢西踩的苦孩子感激得流淚的女性？

所以高爾基在「人間」的篇末說道：

「我讀過許多小說，認爲女人在生活中是最好，最有意義的。加強我這種信心的，是外祖母，……以及人生之母的女性們。爲着美化這個缺之愛和歡喜的人生的，千百種眼眸和微笑——我自己親眼所見到的。」

誰說「人間」是冷酷的？從以上的複述裏也可見到，體味到「人間」一部分（當然這還僅只是一部分）的溫暖。

一九四三、十月二十七、陰雨之夜。

紅樓夢人物論之五

大觀園中的逃世者

太愚

妙玉·惜春·紫鵑·芳官

（一）

我曾說過，紅樓夢許多女性，不外從黛玉寶釵兩個人爲其主型。但是作者表現處非現實主義與現實主義兩類人物個性的方式，卻是極其多樣化的。黛玉實際上和現實脫了節，可是她主觀上絕不肯放棄自己的意志與欲求；她需要的理智不夠瞭解環境，應付敵情；但她卻一味任性，橫衝直撞，毫不讓人。妙玉，惜春，紫鵑的本質是屬於黛玉一類型的，然而由於她們各個人地位的決定，都被迫着放棄了現實生活，把自己關閉到寂滅的世界裏去。至於芳官，可以說是一個「小晴雯」；爲了忽然警覺到有再遭蹂躪的危險，也只得向尼姑菴逃避。

妙玉是一個使人不愉快的名字。大觀園中的婦女們都討厭她的孤僻，林黛玉是那麼會諷刺人，見了她都不敢多說話。知道她比較深的邢岫烟批評她「不僧不俗」。至於讀者，雖然不一定是反對她當了尼姑，卻總覺得這一個深閨禪與的美女的心靈是看不清楚的。紅樓夢的作者曾先以一種粗露的筆調寫過一個輕狂的小尼姑智能，於是使人們對於妙玉更感到深隱與曖昧。作者是不是把她當作諷刺的題材來處理的呢？官宦小姐出身，受過高級的教養的妙玉姑娘因爲自幼多病無法醫治，才被父母送入空門。她在青燈古佛之旁，一方面欣賞着『縱有千年鐵門檻，難逃一個土饅頭』的詩句，一方面摩弄着名貴華美的古玩杯盞；她的美貌，她的文才，她的處境，根足以使她蔑視着塵世的一切，蔑視着那些庸俗的小姐奶奶們。出乎意外的是她這種人物恰好適合於大觀園中點綴風景供應皇妃之需用，於是被賈府禮聘到櫳翠菴裏來。一個幽世者忽然被安置在最紛擾最誘惑的綺羅脂粉叢中，這是命運在戲弄着人。整天坐在蒲團禪榻上面的姑娘，究竟還是「因色悟空因空見道」呢，還是在苦苦地與自己的人「的」感覺搏戰？

別人只看到妙玉的冷，看不見她的熱。只有那自稱「濁玉」的寶玉公子常在虛邊的彼岸睜大了好奇的眼，望着這天邊芳草；雪裏紅梅，期待着些例外的接觸。當他過生日的第二天早晨，居然發現了一張粉紅箋紙，上面寫着『檻外人妙玉恭肅：遙祝芳辰』，這一驚寵真怪不得寶玉那樣手忙腳亂了。紅樓夢作者曾用極其細膩曲折的方法寫出有一「檻」之隔的兩個人的微妙關係——

『……那妙玉便把寶釵黛玉的衣襟一拉，二人隨他出去。寶玉悄悄的隨後跟了來。……妙玉仍將自己日常吃茶的那隻綠玉斗來斟與寶玉，寶玉

笑道：「常言『世法平等』，她兩個就用那樣古玩奇珍，我就是個俗器了。」妙玉道：「這是俗器？不是我說狂話，只怕你家裏未必找得出這麼一個俗器來呢！」寶玉笑道：「俗語說『隨鄉入鄉』，到了你這裏，自然把這金玉珠寶一概貶為俗器了。」妙玉聽如此說，十分歡喜；遂又找了一隻九曲十環一環二十節蟠虬整雕竹根的一個大盞出來。……妙玉正色道：「你這遭吃茶是託她兩個的福。獨你來了，我是不能給你吃的。」寶玉笑道：「我深知道，我也不領你的情，只謝她二人便了……」

作者看到了人世間有一種內慾熾烈又偏不許插足於現實者的悲哀。社會的規定力使這種人對享受人生或改造現實都一概無份，但自己卻又並不能真變成槁木死灰。一方面那塵世的悲歡離合時刻在眼前閃爍着，侵襲着，於是肉體人的感覺使常乘機衝跳出來。自己內心越狼狽，在人面前就越表現得不自然，於是鑄造成一種不可解救也得不到同情的苦悶。妙玉姑娘就是這一類的悲劇人物。

作者對於妙玉的情緒，言動都以極細纖細含蓄的方式表現幽獨少女命運與性格的癡態，正和寶玉所獨有的靈魂是細一致的。寶玉和衆人將要離開攏翠菴以前，對妙玉說：「等我們走了，我叫兩個小么兒來，到河裏打幾桶水替你洗洗地，如何？」寶玉接到妙玉的賀帖，不敢隨便覆她，先去請教了別人，然後親自把覆柬送到攏翠菴門口，從門縫裏塞進去，便悄悄的回來；只有這樣深細的心才能適合於妙玉。由這裏，我們也可以看出作者對於妙玉的理解與溫情。

妙玉既不能逃去深山絕壑，又不能還俗嫁人，她將怎樣得到一個前途呢？後四十回中便只得做實了「欲潔何曾潔，云空未必空」「到頭來風塵骯髒違初願」的結局文章。使寶玉看妙玉下棋，妙玉臉紅心動，回去坐禪鎮壓不住自己，入魔驚夢。這一段的內心描寫是很難得的成功文字，在妙玉久鬱的心情必然有這種高度的發展。不過以後強盜入菴把妙玉劫走一段的硬寫得殘酷而粗魯了，這樣會把有些讀者引入幸災樂禍的感覺中，似乎原作者創造這個人物本是為了對於這個僞善者加以譴責，這就未免搞得了一點道

（卅二）

——

惜春紫鵑與妙玉的情形不同，她們是自願的出家者。

惜春四小姐，年紀小，地位孤零，父親出家，母親早亡，哥哥賈珍是個淫濫流，嫂嫂尤氏行為也為她所不齒。家庭生活使惜春感不到一點溫暖，三個姐姐結局都不好，她又親眼看着寶黛戀愛的失敗與賈府的敗落，於是她對於富貴繁華和婚姻的好夢都幻滅完了。王國維先生曾這樣說過：

……解脫之中，又有二種之別：一存於觀他人之苦痛，一存於覺自己之苦痛……惟非常之人由非常之知力，而洞觀宇宙人生之本質，始知生活與苦痛不能相離，由是求絕其生活之欲，而得解脫之道……前者之解脫，如惜春紫鵑，後者之解脫如寶玉。前者之解脫，超自然的也，神秘的也，……宗教的也。……（紅樓夢評論）

惜春的智慧比不上釵黛諸人，文才畫筆都平庸得很，惟是她的「非常」之處在於孤癖，她既不同於探春的積極，也不同於李紈的冲淡，更不同於尤氏的同流合污。她最需要的是脫離世事，非解華塵；心底裏是對現實的嫌惡，鄙視與悲觀的她

的了頹然重舞飯星屑晉變存的餘暉亦被吞沒爲贓賊，鳳姐尤氏都以爲這不算什麼罪案，可是隨侍人自己卻堅決地要把這可憐的丫頭攆走，並且還由此把問題擴大，與寧府斷絕關係。她對嫂嫂尤氏說——

……不但不要入畫；如今我也大了，連我也不便往你們那裏去了。況且近日聞得多少議論，我若再去，連我也編派……古人說的：「善惡生死，父子不能有所曰屬助」，何況你我二人之間。我只能保住自己就夠了；你們以後有事好歹別牽累我！

她深深地看到這一大家族重重的暗影，到了無可救藥的程度；而且她以爲人與人之間是本無可留戀的。此中既無前途，只有逃出圈外，以求潔身自好。這完全出於消極的逃避，並不是什麼求真證道的勇士；不過就這一點決心，在那種環境中也就算是非常之人了。

（三）

紫鵑是一個多情而深思的丫鬟，她全部地看着寶黛關係的演變與慘敗，曠感自己受蠻的心情。黛玉死了，她應當怎麼辦呢？去趨承寶釵做人屬月而來當寶玉的第三四名的侍妾嗎？也等待着和雪雁一樣被寶釵打發跟她一個小廝去嗎？惜春之毅然出家修養了她。她固然並不理解什麼解脫的理論，但這一現實世界無她立足之地，是非常明顯的。

紫鵑全部生活的內容繫於主人黛玉一人，她沒有自己爲主體的故事，可是她在寶黛關係中發生着很重要的影響作用。寶玉似乎是一隻無舵的孤帆，在愛海中飄來盪去，方向不明；於是這苦心孤詣的紫鵑便在一種惶惑的情形之下，對寶玉提出一個試探；她對寶玉說——

……該出閣時，（指黛玉）自然要送還林家的，終不成林家女兒在你賈家一世不成？……所以早則明年春天，遲到秋天，這裏縱不送去，林家也必有人來接的。前日夜裏姑娘和我說了，叫我告訴你，將從前小時頑的東西有她送你的叫你打點出來還她，她也將你送她的打點在那裏呢！

寶玉頭上中了一個焦雷，發起瘋病來了；於是寶黛的關係大張旗鼓地公佈出來，發展出以後許多故事。到了黛玉慘死寶玉結婚以後，人們都抱着無限的憤慨；尤其是對於寶玉的內心情況發生疑惑。於是續曲十四中寫出一段極精彩的文字來

寶玉兩情情的處則窗下，只見屋內有燈光，這便用香頭舐破窗紙，往裏一瞧。見紫鵑獨自挑燈，又不是做什麼，呆呆的坐着。寶玉便輕輕的叫道：『紫鵑姐姐還沒有睡嗎？』紫鵑聽了，便問：『是寶二爺嗎？』寶玉在外輕輕的答應了一聲。紫鵑問道：『你來做什麼？』寶玉道：『我有一句心裏的話要和你說說……』紫鵑停了一會兒說道：『二爺有什麼話，天晚了，請回罷，明日再說罷』！寶玉聽了，寒了半截。……紫鵑在屋裏不見寶玉言語，……細聽了一聽，又問道：『是走了？還是傻站着呢？有什麼話，又不說！儘着在這裏慪人！已經慪死了一個，難道還要慪死一個麼？這是何苦來呢？』……說着也從寶玉舐破之處往外一張，見寶玉在那裏呆聽。紫鵑不便再說，回身剪了剪燭花。忽聽寶玉嘆了一聲道：『紫鵑姐姐！你從來不是這樣鐵石心腸，怎麼近來連一句好好兒的話都不和我說了？……』

這是多麼愴惋動人的場景？如此踏決的光亮，低微的聲調，不是用在紫鵑身上

是不適合的。作者接着又寫出紫鵑自己的幻滅之感——

……這裏紫鵑被寶玉一招，越發心裏難受，直直哭了一夜。思前想後……如此看來，人生緣分都有一定……在那未到時，大家都是癡心妄想；及至無可如何，那糊塗的也就不理會了，那情深義深的也不過臨風對月，灑淚悲啼。可憐那死的倒未必知道，那活的真真苦惱傷心，無休無盡了。算來竟不如草木石頭，無知無覺，倒也心中乾淨，——想到此處，倒把一片酸熱之心，一時冰冷了。』

從來情懷宛轉的紫鵑與秉性剛烈的鴛鴦尤三姐感應不同。她並非由自己直接遭受摧折，只是飽看了別人的痛苦而獲得深刻的體驗。所謂「一片酸熱之心，一時冰冷」的意思，是說到了此時希望與悲哀一齊泯化，這就是她逃脫現世生活的決定感覺。

（四）

作者有一個十分鍾愛的較小的人物，芳官。

芳官是一個美麗的小優伶，作者把她寫成一朵潑溜濃艷而怒開着的小花朵。爲她和藕官齡官春燕五兒這一羣小人物，作者也曾費了很精細的觀察和不少的筆墨。他看到小姐奶奶們和高級丫鬟們以外另一個倘屬社會的許多是非，奸惡，爭奪與痛苦；在那裏面他最欣賞的是芳官的明豔，多情和任性。她在寶玉擁護之下，什麼人都不怕。爲了捨不得把朋友送給自己的薔薇硝轉贈賈環，便演出了一齣武劇——

……趙姨娘……走上來便將粉照着芳官臉上摔來，手指着芳官罵道：『小娼婦養的！你是我們家裏花了銀子錢買了來學戲的，不過娼婦粉頭之流，我家裏下三等奴才也比你高貴些！你都會看人下菜碟兒！』——芳官那裏禁的住這話？一行哭，一行便說：『沒了硝，我才把這個給他的……我便學戲，也沒往外頭唱去。我一個女孩兒家，知道什麼粉頭麵頭的？姨奶奶犯不着來罵我！我又不是姨奶奶買的梅香！拼把子都是奴才罷咧！』……芳官捱了兩下打，那裏肯依？便打滾撒潑的哭鬧起來。口內便說：『你打的着我嗎？你瞧瞧你的模樣兒再動手！我叫你打了去，也用不着活！』便撞在她懷內，叫她打，……

性情潑辣的女孩子感情的稜角偏特別靈敏。寶玉只使了一個眼色，芳官便懂得裝病不去吃飯，好和他密談。寶玉過生日，中午時忘記了她，她便一個人去睡在床上，等人來湊合。到了當日晚上，怡紅院中一大羣女孩子爲寶玉祝壽，關起門來，鬧了一通夜；那芳官被描寫得光彩奪目，鮮豔無比——

……當時芳官滿口嚷熱，只穿着一件玉色紅青駝絨三色緞子鬥的水田小夾襖，束着一條柳綠汗巾。底下是水紅灑花夾褲，也散着褲腳。頭上編着一圈小辮，總歸至頂心，結一根粗辮拖在腦後。右耳根內只塞着米粒大小的一個小玉塞子，左耳上單一個白果大小的硬紅鑲金大墜子。越顯得面如滿月猶白，眼似秋水還清，引得衆人笑道：『他兩個倒像一對雙生的弟兄。』

到了夜深興盡，酒闌人散之後——

……芳官吃得兩顋胭脂一般，眉梢眼角，添了許多豐韻。身子動不得，便睡在襲人身上，說：『姐姐，我心跳得很！』……襲人見芳官醉得很，恐鬧她吐酒，只得輕輕起來，就將

芳官挨着寶玉之側，由她睡了。……大家黑甜一覺，不知所之。及至天明，襲人睜眼一看，……只見芳官頭枕着炕沿上，睡猶未醒，連忙起來叫她，……那芳官坐起來猶發怔，揉眼睛。襲人笑道：『不害羞！你吃醉了，怎麽也不揀地方兒，亂挺下了？』芳官聽了，瞧了一瞧，方知是和寶玉同榻，忙羞的笑着下地，說：『我怎麽……？』卻說不出下半句來。寶玉笑道：『我竟也不知道了；若知道，給你臉上抹些墨！』

讀者如果自己經驗過和女孩子們縱情歡笑而又實在無邪地相處，便知道這一段文字是怎樣地細膩而又忠實；便知道芳官在這種場合之中是怎樣地更比別人可愛。只有那些酸腐的僞善者才會以爲這記載的後面隱藏着什麽醜惡的秘密。

芳官的一場，都表現在陽面上，因此王夫人撑晴雯把她和四兒一齊都驅逐出去。王夫人知道她是怎樣壓倒過自己的乾娘，怎樣和别人常吵架，想來還知道她許多放縱的故事，譏爲她「成精鼓搗，」「調唆寶玉，無所不爲」，於是叫了她們幾個人的乾娘來領了去配女婿。卻沒想到這種嘈亂，她年紀幼小的孩子忽然想去當尼釋。

芳官所不能伏伏貼貼地接受乾娘的處置，也看不上外邊的低蠢的男子，更過不慣清苦的生活；尤其一個大威脅放在她的面前，便是可能被賣爲娼。作者只好給了她一條突然幻滅的歸路。

（五）

悲觀哲學的王國維先生認爲生活的本質就是欲望，無窮的欲望生於永遠的不足，不足便是痛苦；即使所欲能償，便又轉厭倦，厭倦又是痛苦。人生如鐘擺一樣，往復於追求的苦痛和滿足的厭倦之間。人生之苦既由於自己之欲望，便只可自己求其解脫；而解脫之道，存於出世，不存於自殺。出世是拒絕一切生活之欲的。知其生活之爲所逃於苦痛而求入於無生之域，使自己身體雖存，卻形如槁木，心似死灰。——這便是出家可以脫苦的道理，不過所有紅樓夢中幾個出家的人，如寶玉，柳湘蓮，妙玉，惜春，紫鵑，芳官等，實在沒有一個是由於獲得所求而生厭倦的；都是有所欲而不足，不足而痛苦，而悲憤，而絕望，而[illegible]八世逃亡。

在這些人中，只有寶玉略有些哲學頭腦：他的出家，另當別論。妙玉不是自主的出家，成了逃情失敗的象徵。惜春與紫鵑如果有異端的前途，她們又何必決絕人世？所謂「勘破三春景不長」，所謂徹悟剎覺情之不足惜，其心理基礎實在是很脆弱的。她們的逃避，固然可以免除當時許多的人間迫害，但以後恐怕總是枯槁而死吧！這人間到底有幾個所謂大智慧真個能渡登彼岸的呢？紅樓夢不是一部哲學經典，而是許多悲劇女性的傳記，她們有愛，有恨，有笑，有淚，有聰明也有愚妄，所沒有的是力量和援助：如果不死，不嫁，作者能指給她們以什麽前途呢？

一　課

慧

陳老師被九歲的大孩子懷德和女兒麗莎咕咕咕的說話聲擾醒，却依舊躺在床上一動不動，只把眼皮兒瞇瞬開一下隨又立刻閉上了。白天的工作太累了，五六個鐘頭的睡眠，老是不夠她恢復精力，她還是半睡半醒的，想再睡一忽兒，天才一點點亮，還早呢。

兩個孩子起床時震動得竹床（此地木料太貴，普通人家多用竹床）發響的聲音，接着是找衣裳找布鞋的吵鬧，完全把她從半意識里搖醒，她猛然想起黃校長昨天說今天會有督學來查學的事，她的憂慮也被引上來了。

「真討厭，等下，上課的時候，擱小林擺到那里去好呢……跛脚姪女要照顧舖的事，她跛了脚的，那里管得着小林啊……？」她煩惱着。

她們這地方是離城五六里的一個小街鎮，陳老師的丈夫王啓明却是每天上午都要進城到縣立中學去上課。本來他可以住校的，只因一家生活不夠維持，陳老師在鄉里教書，還在她的兩個孩子也在那裏讀書。的東林小學的近旁開了一個小小的雜貨店，因而王啓明每天不得不回來多幫點忙。

因為家里沒有人照管，平日，當陳老師來東林小學上課的時候，差不多總是把兩歲的小林帶上課堂的。好在鄉居小學生都不刁難，都把老師在講課，而小林却站在黑板下玩粉筆，扯碎紙，或嘴里咿咿呀呀唱歌的事，看得很習慣了，雖然有時大家也不免笑幾聲。可是今天呢，今天督學要來查學啊……陳老師皺着眉頭在發愁：她同時聽見啓明和小林兩個在床里邊發出熟睡的鼾聲，於是想起啓明昨夜是看卷子看得很晚的。記得自己結算好店舖一天的賬目上床去時，已經是十二點鐘了，啓明却還坐着沒動地在改那些卷子呢，都不知道他是什麼時候上床來睡的啊……

「好冷呀」孩子在門外窗下，一邊洗着臉，發出了這樣的嚷聲……那使她記起是昨夜起過一陣北風之后，天氣忽然變冷了。這地方氣候的變化真大，白晝和早晚都彷彿隔了一個季節了。

媽呀，水凍手啊……」

「……」她憐惜着孩子的小手浸在凍水里的不愉快，可找不出話來回答他們，「衣服穿夠了沒有啊？」她轉念到孩子的衣着上來了。

「夠了，我們都加了背心。」

「你瞧，懷德臉上還有鼻屎眼糞呢！」麗莎笑着，也認真地在斥責她的哥哥，「該死，這就算洗完了麼？」

「水凍，我不洗臉……」

「別嚷啦，小心趕不上早讀呢！」她憐惜孩子們比自己小時讀書還苦什麼東西都沒吃，就去上學啊。「熱水瓶的熱水，總還熱着，」她慈愛地說，「一人喝杯熱水走……暖和些……」

孩子們嚷着跳着走了之后，她聽着隔一層薄板前面的店舖里，發出跛脚姪女在拙店舖板子的聲音，她知道這孩子的勤勞的習慣，已等不得自己去幫忙就勉強在作那對於跛脚是不大便利的工作了……！她可憐這孩子，敵人的炸彈沒把她炸死，却讓她成了殘廢……如今，父母養她不活，却依着叔父嬸娘來過……還幸虧自己變盡法兒弄了這間店子，否則，也養不起她……自己一家都爲難啊！如今，這店舖到彷彿和她的生命連繫起來了…　而她並沒

有白吃飯，她的工作，是夠她維持生活的……自己一家五口呢，也算有了這店舖才不致鬧大飢荒。學校的薪水，兩人合起來，也不夠一家五口飽半個月肚……如今可就是工作太沉重了……她算着她和啓明兩個擔在身上的工作，啓明是：老板，老師，打雜，自己呢，老板娘，老師，母親，女僕……這在抗戰前，不起碼是五個人的工作嗎？……她記起她前年去年賣掉的那些衣服和啓明的那些書……她又懷愁起和祖母一道留在淪陷了的故鄉的阿明——她的第三個孩子……啊，今年整五歲了……於是她惱子里閃出一個面龐很像自己的五歲的小女孩的影子……她在跳着叫着……

朵林小學號召早讀的鐘聲，衝破了郊野的早晨的安靜，她趁這股勁兒跳下床來，她的一天僅有的休息時間完了……！

她在打掃店舖的時候，跛脚已經開始坐在櫃台前，對付一起起的糖果草紙之類的生意了。她和跛脚一邊談起今天督學要來查學的事，跛脚是個十三四歲的東女兒，她一心只謝婦嫂對她的好處，總願意多給婦嫂幫點忙，可惜只一隻脚，出門就得扶着那根當右脚用的拐棍，因之，出店舖以外的事情，她是無能爲力的。

「不要緊，」跛脚笑指着櫃抬上那排玻璃罐說，「讓我在這里拿點花出米和兩個鷄蛋來哄住他，小林慢慢地剝起花生米來，就不會找媽媽的……」

想不出更好的辦法來，陳老師就只好這樣解决這個問題了。

太陽昇了起來，早晨的氣候，漸漸轉暖了。金黃的陽光，射進陳老師店舖來的時候，陳老師抬頭望見對面本地人開的三泰油號的壁鐘，快指到九點了，她急忙脫下披在身上的毛線衣，交給跛脚，沒敢送到房裏去，怕遇着小林要跟出去，就匆匆往朵林小學去了。

「陳老師，小林呢？」當陳老師剛走進課堂的時候，一個穿灰色工裝褲的男孩，天真地問。

「小林不來，你們都想他啦嗎？」陳老師笑着回答。

「有小林熱鬧些！」一個梳着兩條小辮的小女孩，頑皮地說，「我一邊上課，一邊聽音樂。」

「哈哈哈，哈哈，哈哈……」大家笑起來。

「清靜點，小朋友！」陳老師含着微笑，緩緩地說，「今天會有督學來查學的……唉呀，還有人常識課本都沒拿出來呢，翻開第十三課來，王德明，不許說話啦……！」

學生們在翻着課本……

「上次我們講上，看大家還記得不？……小朋友，蜜蜂的蜂王是雌的嗎，還是雄的？」陳老師溫和地問。

「雌的！」

「錯啦，雄的！」

「雌的，雌的！」這次差不多是大家的聲音哄動起來的。

陳老師開始跟孩子們講起課來，不知怎的，她彷彿覺得今天少了一樣什麼東西，又像是一身輕鬆了許多似的。她知道，大概是小林沒跟來的緣故。

「翻開筆記本來，寫筆記！」陳老師命令着。

「養蜂的方法……」陳老師在黑板上寫着，「第一：用木板……」

「哈，哈哈，哈哈哈」有幾個學生在笑着

「作成蜂……」陳老師臉朝着黑板，一邊寫着，一邊溫和地說：「笑什麼，小朋友，安靜點……」

「小林來啦……」

「…………」陳老師正寫着一個箱字，一聽到「小林來啦」，猛一驚，一個箱字沒寫完，就轉過身來一瞧，那找到了媽媽，滿臉笑容的小林，已經從課堂居邊左側那向着操場的門外邊奔了進來，興奮地向自己跟前，一搖一擺地奔來呢……

「哈哈，哈哈哈，哈哈………」

「小林，這來……」

「小林，小林……」小學生們高興地歡迎着小林。

「怎麼搞的，小林？」陳老師又好氣又好笑地問。

「媽媽……」小林撲到母親跟前，像獲得了寶貝似地，用兩隻小手緊緊地擁抱着母親的大腿，一邊仰着頭，睜着眼睛，望着母親的面孔頑皮地笑着，嚷着說

「絞（找）到你啦！哈哈，絞（找）到你啦！」接着就用自己的小頭在母親的腿上直頂着。

睢到孩子找到了母親的天真的歡喜之情，陳老師也止不住快活地笑起來，竟忘記斥責孩子不該找來，也忘記維住學生的嘈鬧了。

「嘻嘻哈哈，小林……」

「小林，哈哈，小林，來呀！」滿堂的學生子都樂開了，有的甚至離開了座位要來捉小林。

陳老師急了，一手捉住小林，一手趕忙生拖着，叫他們坐下……

「別鬧，別鬧！」陳老師厲聲說，「上課呀，怎麼鬧成這樣呢……小林，站到旁邊去，不許胡跑！寫筆記，寫筆記！李培，李培，你的筆記本呢？」

還有幾個孩子在指着小林笑。

「有人再不聽話，我就要拉他出去啦！」陳老師嚴厲地說，她一邊就心着怕督學來碰見這個場面。忽然瞥見課室里第二行第三排那個位置是空的，立刻心生一計，就雙手把小林提起來，送到那個空位置上，叫他坐下，心想，這麼着，就是督學來也混得過去了。

「不許動，小林，要動，媽媽打屁股啦……」陳老師皺着眉頭對小林說。

只免強被鎮壓住的小學生們的笑聲，又從這兒那兒隱約地要波動起來……

「大家都安靜點！」陳老師走到講桌跟前，從眼睛里流出嚴厲的視線來，向幾個頑淘氣的猴孫們掃了一下。就在這瞬間，她瞥見了小林睜大着兩隻小眼，莫名其妙地望着自己發呆的樣子，她知道小林是被媽媽的沒來由的嚴厲驚得發呆了。

課室里的空氣，肅靜了下來，陳老師又轉身向着黑板，先把那寫了半截的箱字寫完，就繼續寫下去……

當她寫黑板的最初的幾分鐘里，她聽到有小林用手在桌子上磨擦着的聲音和有幾個孩子的被抑壓着的隱隱的笑聲。一向是慈祥和靄的她，要繼續對他們裝凶作惡，她感到爲難起來，就只好裝作沒聽見。

「媽虎算了！」她心里想。於是集中注意去寫她的黑板。

「蜜蜂的敵人……」陳老師在黑板上寫這幾個字的時候，小學生們隱忍着的笑聲，有漸漸擴大的趨勢，陳老師也沒理他們，只繼續寫着：「蜜蜂，黃蜂，蜻蜓……」

「哈，哈，哈哈……」

「陳老師，你看啦！」

「小林爬上桌子啦……」

陳老師免強把個「蜓」字寫完，滿課堂已經哄嚷起來，陳老師急忙轉過身來一瞧，果然是小林已經爬到那張小桌子上，笑迷迷地伸着兩腿坐着，圓着一雙小眼兒環視着對他哈哈笑着的小學生們……

陳老師又煩惱又好笑地趕忙跑去把小林抱下來，預備仍讓他站在講台旁邊算了。

當小林被媽媽提在手里的時候，兩條腿子還只是亂踢，嘴里還嚷着：

「我不呀，我不呀……我要脚嚇（坐坐）脚！」

滿堂的孩子們也在哄哄地嚷着，樂着。

怎麼跛脚沒把他看住呢，要是查學的就趕這時來了，如何是好？她不免對着小林生氣起來。她命小林站在講台旁，皺着眉眼，指着小林的鼻子，厲聲說：

「再搗亂，我就打死你個小東西……」

小林還依舊頑皮地看着母親傻笑，後來看見母親一直沒收去嚴厲的面容，就漸漸有些胆怯地垂下頭來，兩隻手交互地搓着，眼睛還偷偷地翻上來，看看母親，又看看滿堂的小學生……

「不許鬧，安靜點！」陳老師轉過身來朝着孩子道說，「誰再笑，再嚷，他就不用上課啦，請他出去罷……」

課堂里暫時寂靜了，陳老師雖然心着督學要來，可一時想不出什麼法子來把小林弄走，只好又寫她的黑板。有幾個學生雖然還忍不住偷着一眼瞟地瞧着小林那垂頭喪氣的樣子想笑，可是過了幾分鐘，大家也就恢復了平日任小林在課堂里輕輕移動不去理他的習慣，各人安心寫起筆記來了。

陳老師把該寫的幾行字寫完，轉過身來正預開講，小林卻沉重地喊了一聲：

「媽媽，屙把把啦！」

「哈哈，哈哈……」課堂里又裂開了哄笑聲。

「什麼」陳老師先還沒明白過來，但立刻看見蹲在地上的小林的紅漲的面孔，同時也嗅到一股臭氣了……這一來，可把陳老師急的咬着牙根，趕忙在一個學生子桌上抓了一張破紙，把小林提起來，給他揩着屁股，眼睛還只是一下下地瞧着掃場那邊……

「哈哈，哈哈……」

「臭呀，臭呀……」

「哈哈！……」

「臭死啦！」學生們都笑得跳出座位來了。

陳老師扔開小林，瞧着一堆大便，心里計劃着找個什麼東西來把他趕忙掃去。

「那邊有糞箕掃把咧……那里有我們值日用的糞箕掃把咧！」好幾個學生指着課堂右側小院子旁的一個小房間說。

說着，說着，就已經有兩個學生跑去取來了。陳老師趕忙把講台旁的大便掃去，飛快地把糞箕掃把送還空屋子。這場面終沒碰着人來看見她，心里覺得寬鬆了一點。可是等她跑回課堂來時，滿堂學生，差不多是全部離開了座位，大家都圍着小林在哄哄地笑着鬧着。小林手里卻拿着不知是那個孩子給他的紙鷂，正在扔着玩呢……

「把小林關起來，關到那小屋子里去……」陳老師的腦子突猛然想出了這個辦法，也來不及考慮，就拎了小林往那個小屋子里，小朋友們跟在後邊嚷嚷笑笑，不知今天老師還要出點什麼花樣。

小林躺在媽媽手上，先還只是莫名其妙地傻笑着，及至看見母親把自己拐進這小屋子後，立刻就在外邊把門反扣上時，才明白自己是被禁住了，於是放聲大哭大嚷起來……

陳老師壓住了學生的哄嚷，重新開講的時候，心里是說不出的煩惱與不安……

「蜜蜂，蜜蜂……」她不知底下該講

什麼，她彷彿覺得這是拿起幾年前給學生講過的功課來講……

「啊啊，唔唔……媽媽呀，唔……」從小屋子里傳來的心愛的孩子的哭喊，一聲聲直刺進母親的煩惱與不安的心上，陳老師只好裝作不聽不聞，硬着心腸講她的課。

「最好的蜜蜂是……」

「媽媽喲……唔，啊……」陳老師應着這哭聲不由地轉過身去瞭了一下那被他的愛子擊打得發出震響聲的小屋的門……

「孩子並沒有罪過啊……」她這麼想。「最好的蜜蜂是……」她的嘴唇機械地動着。

「開開門呀……唔，阿！啊……，唔……媽媽呀…」陳老師又止不住瞥了一下那被擊打得震動着的門，心里有些隱　作痛。

「最好的蜜蜂……」孩子的哭喊，在一下下地刺痛她的充滿着母愛的心，她閉了下眼睛，定了定神，才繼續說了下來：「就是意大利蜂……」她聽見自己的聲音微微地有些顫作。

「我要……出來呀，啊…唔…唔…唔……媽媽呀…開門…唔……」他覺出孩子的哭聲，也已經嘶啞了。

她無力地垂下頭來，兩手撑在講桌上，站着不動。從她的身體內部，發生一種什麼力量催促她立刻去開開門，把孩子抱出來……

「是的，應該去……」她想着，「這樣哭，孩子的身體吃不消的，去吧，把孩子放出來…」於是，她看見她自己打開了學生，跑到了小屋子里，抱起了哭得聲嘶力竭的小林，就一直往家里跑；什麼督學，什麼校長，什麼功課，她都顧不得了。這不夠養活自己一個人的薪水，還值得使孩子遭受這麼大的損失來保留它嗎？什麼督學，什麼，什麼……他們爲什麼不查查我們的生活呢……」她憤怒極了，她想吼出聲來，淺淺心里的怒火，她想着想着，想得出神了，忽然間，忘形地在講桌上擲了一拳……可是，猛一抬起頭來，看見滿堂的對她凝望着的驚訝的天真小臉，她同時還看見這些小臉上，寫着他們對小林被禁閉的同情，她的憤怒，像是遇到了一點點慰安，她歎了一口氣又鎮定了自己一下…

「快下課了，」這是有一種聲音對她說，「還是把這個饅頭免強維持下去罷……」

「是的，這些孩子也沒罪過啊，」她想，「爲什麼一堂課沒完，老師該扔開他們不管呢……」她重又閉了閉眼睛，給自自定定神。小屋的哭聲，像是停住了，於是她免強又開始講來。

時間走得多慢啊，這一個鐘頭，象是比一年還長久……

直到打下課鈴爲止，督學先生的大駕，並沒降臨，小林算白關了一場。

陳老師一下得講臺，就直往小屋子那邊奔去，小屋子里還是寂靜無聲。

「小林！」陳老師喊了一聲，可是門不大容易推開，像是屋子里有什麼東西頂着門似的，陳老師驚奇得心頭跳着，可又不敢使勁推，怕孩子會跌倒。尾隨在陳老師后面的一羣小學生也跟着喊：「小林，小林！」

「……」里邊沒有回應

「怎麼樣，不讓媽媽進來……」母親苦痛而慈祥地說，「跟媽媽生氣呀！」

門推開了一點點：陳老師先探頭進去瞧瞧，她發現孩子就在靠門的泥土地上睡着了。眼着那蜷伏在潮濕的地上，滿身泥土的自己的愛子，母親的心里，猛然一陣酸楚翻來，淚也止不住湧出來了。

蕾是蓋莉

Raya is Ga'ya

By A. Protogoqova

慧 譯

某日蘇維埃的報紙有下列一段記載：

「因蘇軍之攻壓，法西斯軍於退却之際，將蘇軍進攻之前線埋以大量地雷。埋藏地雷時，被一個藏在雪堆後面，名叫蕾艾都衛的小女學生看見了。因之當我軍向前挺進時，這位小愛國者狂奔阻止。法西斯軍瞥見，即向此英勇女孩開射自動機關槍，致使伊身負重傷，雖將垂死於紅軍士兵手臂中，伊仍手示我軍地雷危險地帶。」

這段簡短報告，及一些關於戰爭驚人的新事和詩歌，都從報紙剪下來，被介紹於某小學第十班的學生們，爲作文課『蘇維埃少年在愛國戰中之表現』一文的參考資料，誰都會感到，上面的簡短，枯燥記載不如別的材料生動有意義。可是班中的一個男孩子，却毫不猶豫的寫下了『蕾艾都衛』這個題目。

教師很驚奇，這個孩子剛巧選這個題目，因而問他道：

「由銳，你認識這女孩子嗎！或者你聽見過，讀過關於她的事嗎？」

「沒有，」教師覺得，這孩子回答的很猶豫，「不……我不認識她，除了這段剪下來的新聞，我也沒讀過其他的東西。」

教師帶着懷疑的目光，對這孩子凝視良久，因爲不願再多解釋，就離開了他。

下課時，這孩子還沒有做完，他很羞愧的請求教師允許他帶回去，教師立即答應了。

有一天晚上我拜訪這位教師，他把由銳的文章讀給我聽，我們簡直不能稱牠爲一篇『文章』，因爲那兩個字僅是文法上的名稱。那教師講給我聽的，是一篇有人性的公文，一顆充滿無邊的愛與不能消滅的恨的稚幼心靈，所流露出來的激動熱血

當陳老師伸手去抱小林的時候，就聽到小林在夢中發出一聲聲殘餘的乾啜，那使她懂得孩子的受挫的小小的心靈，在那由於哭得疲乏而睡着了的夢中，還在悲傷啊……陳老師每聽到一聲乾啜，心里就像是被擊打了一錘，她感到自己的心上在彈動，在疼痛。

小林一落入母親懷里，像是嗅出了母親的氣息，立刻就睁開眼睛醒了……他第一眼就看見掛着晶瑩的淚珠的母親的面孔，正彷彿是失去了母親已經多少日子，如今，又得着了母親似地，一抱就抱着母親的頸脖，又撅着小嘴，傷心地哭起來……陳老師一邊吻着孩子的小臉，一邊也止不住淚如泉湧了……

雖然小學生們，在他們周圍嚷着，「小林小林，」她叫着，這母子兩個，像是一無所聞似的在親吻着，抱着。隨即陳老師抱着孩子向外飛跑。在操場里，她遇着了校長領着兩個生客迎面走來，她不敢抬起頭來，她把自己的淌面淚光的臉，埋在孩子的雙手的擁抱里，箭也似地從他們旁邊飛過。可剛一閃過去，她就回過頭來，咬緊牙關，恨恨地對那幾個人的背影白了幾眼，心里又湧起了剛才在課堂里有過的

寫成的，這乃是他異於其他的形式文章，文字的口氣是寫給教師的，他是這樣被讀出來：

「您問我是否認識蕾艾郝衛，我回答說不認識。那並不全是真的。因為我彷彿昨天才和她別離，而且好像，我們立刻，就是此前，又曾重逢了。

蕾是蓋莉——我的姐姐！

蓋莉！我差不已等待你三個月了，而且我還等待着，我幻想，春天又來臨了，在一個明朗的清晨，你突然衝進我的屋子，推開朝着正發芽的蘋菓樹園的窗子，笑喊着把我的頭髮揉得蓬亂，把我床上的毛毯拋到地上，整個房子都會聽到你清脆銀鈴般的聲音喊道：「約克！你這懶骨頭啊！你今天究竟還起來不起來？我已經拔了兩塊園地的野草，我已經到過農場，還提回來七桶牛奶，可是你還睡在床上！」

蓋莉——是我的姐姐！

他們在報紙上寫的不可能是她啊，而且不能是每一個人，但蕾——是蓋莉。

我的母親很早就死了，家裏剩三個人——我的父親，蓋莉和我。父親是集體農場的主席，當那些法西斯野獸攫佔我們的村莊，我們三人都被捉了，而且把我們帶在廣場上，因為我的父親不肯告訴他們穀子的貯藏所，他們剝掉了我們的衣服和靴子，縛起我們的手，把我們帶到絞架。

全村的人都被迫至廣場，看我們受刑，法西斯野獸們用繩子套住我父親的頸子其中一個喊道：

「你願意供出來嗎？」但我父親不做聲。

蓋莉轉過頭來對着我，像在家裏餐桌上一樣的平靜聲調說道：「你看，由覦，父親就像 Ivan Sussanin 一般，你還記着這句話嗎？『我的致命時機已經到了』：……」

我驚訝的看着她；我想她一定瘋了，一個法西斯的魔王，看見蓋莉對我說話，就跑過來用一根粗藤條打她的頭，我尖聲呼叫，蓋莉卻一聲不發，血迸出了她的鼻孔，這法西斯的魔王把我父親從絞架拉開，又把蓋莉拖過去，對我父親喊道：「你到底說不說？」我父親依然不出聲，這惡魔拔出他的短劍，一下刺進我姐姐的胸膛，就在剎那間，我聽見可怖的怒吼聲，我的四週變得漆黑。

當我重恢復知覺時，我發現是在自己家裏了。我被這遭死般的寂靜嚇住了，我

那種憤怒……

一奔進自己的店鋪，她就一屁股坐在櫃台跟前的一張板凳上…… 跺脚對她解說着小林是怎樣地走出去的那些話，她一句也沒聽見。

「真不值，還不能養活自己一個人的薪水，讓孩子遭到這麼大的損失……」他心里正激動着一個憤怒，「查學！來查查我們的生活呀！」

有人走進店鋪來買東西，她機械地拿起櫃台上一張當天的報紙，他裝着看報的樣子，低下頭來，為的是怕人家看見她的滿是淚痕的臉。可是他的眼睛馬上就遇着報紙上一行惹人注目的大標題：「英美蘇中四國宣言，」旁邊一行小字是：「英美人士對中國參加尤表欣慰。」再往下就是用花邊圍着的一大塊：上面寫着：「四國宣言全文」六個字。於是他不得不去讀讀那印在下面的宣言的全文……

他一邊讀着，臉上漸漸地露出笑容來，他像是得到了一點子什麼慰安，滿肚子怒氣，慢慢地被疏遠了……所有的苦頭，沒白吃，……他想。

於是，她安靜地放下小林來，又去動手作一家人的午餐。

太害怕了，以致多時不敢轉身，忽然……：我僅能把赤裸裸的寫出……那簡直不能用字形容……忽然，我聽見像樹葉沙沙般的細小聲音，那是蓋莉的喊聲……：

「由銳！由銳！看啊！着火了！由銳！」

她像瘋子似的跳起床，蓋莉正躺在床上，就是死了：我父親像一塊石頭般僵硬的站在她頭傍，人們闔攏了床，但是這一點呼吸她都聽不見。

「由銳！」這是我聽見姐姐最後一次有力的，銀鈴般，快樂的聲音，她猛然從枕頭上抬起來，向我伸着手，然後跌下去，斷氣了。

後來父親告訴我，當她還有知覺時，她一再重複着：

「不，爸爸，不！你最後的時候還沒來到，那將是他們（德軍）的倒霉時刻，你將爲我們報仇！」

她以爲我也死了，其實我只是被突然擊潰法西斯軍的游擊隊的，槍彈爆裂聲所震動了，那些法西斯人全像懦夫樣的逃跑了。

我告訴您說：我不認識蕾艾都衛，但那不是真的，我知道她，她是蓋莉；我的姐姐，成千成萬蘇維埃女孩中的一個，我的姐姐們！她們都在準備爲祖國獻身。

「蕾！你是蓋莉，是一個欣愉，快樂的蘇維埃女孩子，你已經離開了學校，並且有你的前程；你的期望是光明，無際的，你全心的愛戀祖國，你也明白祖國同樣的愛你，或者，蕾，有時你有點真淌，正像我以前似的，那時我們無憂無慮，成年人喊我們「小孩子」，當他們罵我們時，並不是不溫柔的，我們反駁——頗粗暴的，你還記得嗎？我們說「那是你們的時候，但現在是我們的時代！」

而今，可怕的暴風而已掃蕩到我們的國土，祖先的血在他們孩子的血管裏沸騰了，但你，我的姐姐們！在槍林彈雨中，不顧生命之危險，捨身在戰場上，搶救我們受傷的紅軍，唉！你，也爲我們國家死了……

蕾，當你躺在那兒要死時，你最後想些什麼？在那閃電似的頃刻，當你與生命永絕時，你想些什麼？或者你，像蓋莉一樣，正暝想假期漫遊莫斯科的快樂時光，當你正聽 Ivan Sissa in 歌劇？或者，也許，你正回憶在航可撒山麓，開拓者營火會的光亮火焰吧？或者，也許，你幻想在那波動的麥田與廣大的草原上，我們年輕的開拓者在戲耍？

蕾，我的姐姐！你臨死的目光，正透着那抱你英勇戰士目光，而且你在相信着，別人會替你復仇中死去！

是的，姐姐！我們將爲你復仇

我的父親參加了游擊隊，但他們不收我，我必得服從，可是我將於幾月內離開學校，加入紅軍，我還年輕，然而我已跟那些游擊隊學得了充足的經驗。

誰是仇人？那些德國人。

現在，我們面對着這些人面獸心的怪物，並且與他們交戰，我們知道怎樣跟敵人。

原諒我，在課堂上來做完這篇文章，在沈思的憂愁中，我曾靜默了許久，您對我很好：您沒有問我，您用各種方法鼓勵我，但是我再也不能耐這緘默了，恨，燃燒着的恨，強迫我說話，我要復仇！

祖國！我的祖國！你養育我們，你撫愛我們，你給我們至大的恩惠，你對我們毫無吝色；世界上沒有貢獻可抵得過，你從我們給你所賦與的；我，你的兒子一個俄羅斯的兒子，向你發誓，爲了這神聖的紀念，我的姐姐們，蓋莉與蕾，以及所有爲你而死的姊妹兄弟們，我要復仇！勇猛的，無慈悲的用我每一滴血！如果敵人的子彈推毀了我一隻臂膀，我就用剩下了一隻打，如果我失掉了兩條腿，我會爬到敵人的戰穴，用手榴彈殺死他，如果我雙眼失明，我將用心靈的眼睛找敵人，我的目的永遠不變！

老教師關上練習本最後一頁，墮入沈思中，淚水在他眼裏閃耀。

——完——

省親

劉雯卿

母親心內斑斑的淚痕，
變成了腿色的血點；
是千個短命兒女的毒劍，
……，刺破的創傷，
沉重的憂鬱，
伴着她的殘年

★ ★ ★

憂傷是殺人的，
母親病了，
我從數千里外奔去，
用一根摯戀遊子的長線，
縫補她破碎的心！

★ ★ ★

艱苦的旅程，
挨過了月餘的時間，
我拳竟見到了瘦弱的慈母，
她面上的喜悅，
隱避了心中的悲痛，
她笑了，
快樂的笑了！

★ ★ ★

母親的心開了，
病減輕了，
辛苦給了我的安慰。
啊！這是野獸威脅的地方，
剛得到母親懷抱的溫暖，
敵人的砲火又響了，
劇烈的砲聲傳來，
搖震着周邊的一切，
而我的心情，
決不爲威力所動搖，
靜靜的守在母親的身邊，
爲她的生命祈禱！

★ ★ ★

晚上，
鎗砲彈在交響，
敵寇亂竄過來，
距我們只有五六里，
兩陣探照燈的火光，
在黑暗中交流，
彈大飛花，
扯成橫斜的長線，
織成深夜的戰圖！

★ ★ ★

在生命危急的瞬間，
正淋着大雨，
我扶着母親，
奔上一條陌生的小路，
鎗砲震着我的心弦，
爛泥拉緊我的腳跟
前面是黑沉沉的，
現出了更黑暗的影子，
啊！在黑暗中尋着了一顆燈光！

★ ★ ★

一間破爛的茅屋，
擠滿了難民，
命還握緊了他們的生命，
屋子沒有一根稻草，
潮濕的地上，
就是臨時床橔，
外面的大雨，
像難民流出的酸淚，
淚海似仇恨一般的深！

★ ★ ★

有的空手逃出來，

有的帶着行李衣箱，
一些失了家的老小，
擠滿了一個村莊，
在黑沉沉的夜裏！
土匪圍來劫搶，
一陣槍聲響了，
我出去探聽方向，
自己有什麼東西呢，
身上僅僅一套破舊的軍裝！

★ ☆ ☆

我嘆了一口氣，
，刷了身上的風塵，
途中別了年幾的孩兒，
我要回到西南的山間去，
有些工作在等待我，
沒有車輛，
沒有船隻；
小船作了浮橋，
大船搶運軍糧，
敵機成天的猖狂，
像尋找葬埋屍骨的坟場！

★ ★ ★

畏縮是力量的自殺，
冒險是進步的成長，
要在艱苦中，
才能鍛鍊出新生命的力量；
在我讀過的書籍中，
我都刪去了「難」字！
在我的生活上，
沒有一個「怕」字，
「難」與「怕」兩個字
早被生命的烈火毀滅了，

☆ ★ ★

湘江洞庭封鎖了，
而不能封鎖我的勇氣，
一葉小舟，
像風而飄落的一片殘葉，
浮在洞庭波上；
沒有桅蓬，
只有桿槳；
頭上戴着一個破斗笠，
身上圍着一條綠油布，
任冷雨敲打，
任寒風刺刮，
我像一個病人，
躺在自然的手術室，
靜聽命運的診斷！

★ ★ ★

滔天的波浪，
在翻騰着；
不知是在哭？
或是在笑？
牠把小船吞下去了，
又吐出來！
船艙浸水了，
身上浸濕了，
這是自然的眼淚麼？
不，這是生命的聖水，
我受到了新的洗禮，
現在，我知道上帝在寵愛我，
我應當把生命交給人類！

四月二十八日於廣西綏署

▲▲▲▲▲▲▲ 報告劇

一條心

姑泳 ▼▼▼▼▼▼▼▼

人物：嫂嫂——廿餘歲

愛真——十七歲的姑娘

政工人員男女

日軍、偽軍各一人

鄉長

報告人：在敵人強有力的（？）統治的區域裏，除了很少數的喪失天良的漢奸外，廣大的人民，在我政府的領導下，一致地為了粉碎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來得自由安樂的生活而奮鬥着，雖然處於敵人殘暴的壓制下，但是他們仍然奮不顧身地冒着一切危險，盡着一切力量來幫助自家的政府和軍隊，尤其是廣大的農村婦女，她們不辭辛苦地做鞋做襪慰勞前方將士，而且她們能夠不辭危險的來拯救危難中的工作同志。這是多麼偉大，多麼值得高歌的事蹟呀！大家一條心，這正是中華民族不可征服的氣節，正是最後勝利的有力武器。

幕啓：在農家的一所房間，房內的設備極簡單：木床，床的一頭有門窗，另一頭則安置着鍋台，旁邊靠牆處放着一張木桌，棹上有木箱。愛真和嫂嫂對面坐在小櫈旁，正在熱情的做着鞋子，棹上有藍布，剪刀等作鞋用的工具，且放着幾雙已做成的布鞋。時已過午。

愛真：（伸伸腰，長長的出了一口氣）呵噓：嫂嫂，咱們該歇會兒了。

嫂嫂：你看，還有兩雙沒有做起哩！待會慰勞會的人就要來收了，咱不能按時完成數目，可該叫人笑話啦！

愛：先歇會兒，換口氣再做！

嫂：俺王二嬸一個人認做五雙，咱倆個才認六雙，到時候還交不上，該多丟人吶！

愛：腰酸手痛的，真難受。

嫂：年輕女娃家，就沒有耐性，將來做了媳婦，可該受人家低眼下看呢。

愛：呀，我才不給人家做媳婦呢！

嫂：嘴頭別硬，心裏還又是想叫媽給找個婆家。

愛：（嘲諷地）誰希罕這，我不像你，十六歲就哭着要嫁給哥哥！

嫂：喲，看吧，背着一斗笑八升哩，還沒送貨單（註）就歲哭到西頭張貴家裏，真不識羞！

愛：（臉頰刹時羞得緋紅）那怕什麼？如今就興戀愛！

嫂：（嘲諷地）沒見過！戀愛呢，沒過門就打得火熱，像個什樣？

愛：（披唇，心裏不服的）看你滿腦子封建意識，還笑話人呢，不合時，落伍份子（生氣的轉過頭去）不和你說啦！

嫂：好，好，就算我落伍，你興時，興時得把張貴也給興時走了！

愛：吓？參加了軍隊，那是光榮。

嫂：呵光榮，你卻黏不上份？

愛：吓，還不是我勸他去的？

嫂：你？別給自己臉上粘金了。

愛：（奇怪的）什麼

嫂：既然是你勸他去的，為什麼又要成天

作念他呢！

愛：我，我才不呢！

嫂：不，黑夜睡不着，白天又暈顛倒四，那是爲什？

愛：（生氣地）爲你，爲你！

嫂：爲我？我可沒有那福分！（做了個鬼臉，指着心口）怕是爲了心頭上的吧！

愛：（更加羞紅了臉）真缺德？

嫂：（更有趣地）長下這麽大啦！真不識羞，爲了一個人還偷偷的在哭！

愛：你見來着？

嫂：（哂笑地）別再哭啦，哭得兩眼圈兒紅紅的。

愛：（無奈地）你老是胡說！

嫂：誰還敢胡說你，肚裏沒冷病不怕吃西瓜，要是怕，就趕快打個信，叫張貴。

愛：（急燥地）看你，我……

嫂：（高興地）唉呀，臉紅啦，臉紅啦！

愛：你這嚼舌根，不饒你，總是……（跳過去，猛力把嫂嫂壓在床上，兩個廝纏在一起）看你再說！說！

嫂：（大聲笑）格格格……好妹妹呢，不說啦！……

愛：（用力地）說，說，你就說啊！

嫂：不啦！再也不敢啦！……饒了吧！

愛：不成，你發誓！

嫂：我，我以後還要——格格……好妹妹，以後永遠不說啦！快，快起來，做鞋子！

愛：好，就饒了你這一次吧！（爬起來，回到自己的原位）

嫂：看，把頭髮弄得稀八亂（理髮）

愛：（借因諷刺地）修得那麽宛，要給那家漢子看啦！

嫂：給張貴麽！

愛：你又——

嫂：別再鬧啦，咱們趕快做吧！（拿起活計）

愛：反正我這一隻快上完了。

嫂：好，咱們看誰先上完！

愛：對，誰也不準說話，先上完的坐飛機，後上完的是個大烏龜！

嫂：針角兒還要密吶！

愛：那當然啦，又密又快，看誰坐飛機！

（兩人低下頭，熱情的工作着）。

嫂：烏龜一定是你的！

愛：哼，才是你的呢，（一不小心，針把手指刺了一下）唉喲！

嫂：怎麽啦？

愛：手指刺破啦！

嫂：看看，還沒完工，就受傷啦！

愛：（抱怨地）還不是你在講話，

嫂：反正，這一下烏龜就是你的啦！

愛：哼，才不痛呢！（又拿起活計）

（兩人埋頭工作着，忽然遠處有槍聲）

嫂：（傾聽）響槍啦！

愛：（埋頭自己的工作）不干事！

（又是一槍）

嫂：不對！一定出了什麽事啦：（跳下坑，走到門邊竊聽）

愛：（仍舊工作）出事咱也管不着！

嫂：該不是鬼子來抓壯丁？

愛：（仍不理）抓，讓他抓去！

嫂：上一次抓了一百多，今兒又……

愛：（興奮地舉起做成的鞋子）看，我先完成啦！

嫂：（猛然醒悟）你這鬼，怪道，却給你取了個巧！

愛：反正你是烏龜啊！（高興地跳起來）嫂嫂做了烏龜，妹妹坐飛機啦！

嫂：哼，還要看針角呢！

愛：看吧！我比你密得可多了！